

神的沈默

詩篇 四十二篇

沈保羅

像詩篇廿三篇一樣，四十二篇為歷代聖徒所喜愛的一篇。

對於本篇的作者，舊約學者中有不同的猜測。有的認為是大衛逃避押沙龍時所寫，交給可拉後裔來唱的一篇詩；有的認為是亞蘭王哈薛侵害猶太人（王下十二：17 -- 19）時，可拉後裔可能在被擄的人中寫了這篇詩，這詩是在極痛苦中寫出來的一篇詩。

（一）

作者的痛苦，不是因為自己的被擄，乃是因為人見到神的百姓、神的選民受這樣的痛苦，就不住的譏笑他們、辱罵他們：「你們的神在那裡？」（文革時期的信徒也遭遇同樣的情況，有兩位姐妹被逼跪在雨中七天七夜。「你們求你們的神來救你們吧！」兩人的腿因跪在雨水中而腫得像房子的柱子那麼粗！）

作者對自己的痛苦似乎並不在乎，但他所敬拜的神受人辱罵與譏笑，使他覺得痛苦非凡。這是信仰重於生命的另一個見證。

他們痛苦得「日夜以眼淚當飲食」（v.3）、「心極其悲傷」（v.4）。回想過去帶領人進入聖殿敬拜的那種喜樂，而今天被人如此譏笑，怎麼不叫人悲傷至極？「好像打碎我的骨頭」（v.10）（Vic. 跌斷腳骨，碎骨刺痛難當的經歷可知其痛難當。）所以，詩人用「你的瀑布發聲，深淵與淵響應；你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v.7）來形容神讓他們遭遇的痛苦與恐怖。

（二）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向神作了兩次陳述：

·「我的 神啊，我的心在我裡面憂悶。」（v.6）

·「我要對 神我的磐石說：『你為何忘記我呢？』」歷代中有不少聖徒在經歷痛苦時，神似乎不關心他們的苦痛，不理睬他們的呼聲。他們一同感覺到「神為何忘記我？」的悲痛。

但神沒有作答，神沈默毫不作聲。本篇是聖經中少數神不作答，神沈默的經文之一。

神看到這種光景，祂的選民因不爭氣而墮落到如此的光景，神的痛苦比人的痛苦更深。痛苦至極是最沈默的時候了！

我的大哥死時，家父整整一天一夜沒有說一句話。因此，全家沒有一個人敢說話。這種沈寂更加重喪家的陰沈，也使我了解到痛苦至極時，是

最沈默的時候。

神兒女行為錯誤，受到責罰，神的痛苦比我們的痛苦更深，祂怎麼不沈默？

神的兒女年老，經過一些衰老過程痛苦的自然現象。這是人犯罪之後，這取死的身體必有的現象。祂見我們這樣受痛苦，祂怎麼不更痛苦？

祂的沈默沒有作聲，沒有應允我們的禱告，實在是祂愛我們至深的表現。

（三）

但作者在本篇內自己答覆了。

他的自問自答，指引我們如何可以走出神沈默的困境。

一、「我的 神啊，我的心為何在我裡面憂悶，（有的英文翻作cast down 或 down cast）所以我從約但地，從黑門嶺，從米薩山記念你。」（v.6）作者的意思要自己的心不必如此沮喪，只要從約但地——指神賜他們的應許之地；黑門嶺是北部最高的山，在那地可以望見迦南地平原；米薩山現今不知何指，名字的意思是小山，可能是黑門嶺的最高小山峰。換一句話，在這樣痛苦時，只要記念神如何成就祂的應許，做成了的大事，信心就不會動搖。

當你遇見苦難如波浪沖撞，
當你憂愁喪膽似乎要絕望，
若把主的恩典從頭數一數，
必能叫你驚訝感謝而歡呼。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
主的恩典都要記清楚；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
必能叫你驚訝感謝而歡呼。

二、「我的心哪，你為何憂悶？為何在我裡面煩燥？應當仰望 神，因祂笑臉幫助我，我還要稱讚祂。」

這是作者自勸的第二件事。神這樣沈默，你為何要如此煩燥？只要仰望神！有的英文翻作 hope in God。

有一隻船遇到大風浪，驚險萬分。所有乘客都懼怕，唯有一家的男孩一點也不怕。有人問他何故，他說：「我剛見到船長，他笑容可掬，我怕什麼？」

「因祂笑臉幫助我」這句話，和合本的翻譯似乎與全篇的原意不十分協調。有的英文本翻作「我臉上的幫助（the help of my countenance）。七十士翻作「臉上的救恩」或拯救（the salvation of countenance）。這裡的臉，也可翻作祂的臉或我的臉。

我相信這句話可能是當時的慣用

語（idiom）。無論我們的失敗與得勝、挫折與奮興，臉上都會表現出來的。所以，不論神給我們幫助或拯救，在我們的臉上都會看得出來。

正像有人問一個因得救而臉上發光的人，他說：「Oh, Christ lightens my heart, then He brights my face!」

神能使我們的愁苦變為喜樂，因祂使我們的心喜樂，所以也能有喜樂的臉。

三、「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正如水是生存的需要，我們生存不能沒有神。

寒冷時愈需太陽；

黑暗時需亮光；

在痛苦中愈需要安慰。

不能親近神的時候，愈切慕神。

醫生不論如何對孩子解釋打針的好處，但孩子一看見針筒就會躲到母親的懷中。

中國共產黨執政，逼害基督徒，只有身臨其境的人才可體會。對傳道人不是殺，就是監禁；禮拜堂成了工廠。一位基督徒的醫生，在聖誕節前夕，半夜獨自走到慕爾堂，默默地站在門外記念主的降生。其時，也有好幾個人已經默然站在那裡，記念主的降生。今天，我們有聚會不參加，難道要到像以色列和文革時候的基督徒嗎？

音樂家得救，逃出大陸的見證。

只有一本小新約，他們視同至寶，輪流來唸，在暗中偷著唸。他們到香港，看見信徒有聖經不念，甚覺奇怪。

美國有一間六千人聚會的教會，牧師 Richard Strauss 得了骨髓癌，只活了一年兩個月。他一直不停止講道，直到離世。「如何渡過漫長黑夜」講章已預備好了，只是沒有傳遞就去世了。但他在離世之前，他唱了一首歌，而且錄了音，顯示他信靠順服主的心。

Richard Strauss 說道：

If we could see,

If we could know,

we often say.

But God in love as veil doth
throw across our way.

We can not see his before
and so we cling to Him the more.
He leads us till the life
is over.

Trust and obey.

但願我們在神沈默時，我們仍像 Richard Strauss 那樣信靠順服。◎